

字生先山中隱集

售大平三分四厘

中宣報配印  
中手一四三  
內裝紙配印  
字一四三

館址上海河南路三三二號  
電話九〇八〇八二三二五  
電掛九〇八〇八二三二五  
電掛九〇八〇八二三二五

●中國日報廣告●  
本報每日出報一次每份售錢一分  
一月一元二角六月六元九月九元  
一年十元五角外埠另加郵費  
古曆每月一元六角 舊曆每月一元九角  
內裝紙每張五分 零售每張二分  
取閱者須預先三月七期再交在  
款其後照例延月三十元止

(大)新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憑掛號執照發售  
各埠代售處均有代售  
客寄路之報紙

本館電版部  
承製  
銅版  
鋅版  
取價低廉  
交件迅速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胡展堂先生痛於本月十二  
日下午七時四十分鐘在粵  
逝世謹此哀聞

胡主席上海治喪辦事處謹啓

[illegible][illegible]

期五第卷四第

[illegible]

捲公款拐民婦同潛逃

逃至鎮江念子情切函母拆穿被  
雙雙拘獲當庭表示悔過領歸

以妾年老、不  
母子團圓、信內并囑嚴守秘密、勿使東寶得悉等語、姜至此、以其妻體面全、乃  
故執行一無  
、實際該公  
責務關係之

忍無可忍、立即晝夜持同陳氏原函、投報蒙古路警察所、請予拘究等情、所長李篤不能濟價償

李放浪形骸、不料  
李有髮妻、其  
妻深悉、故  
震怒、當即飭探孫有之、不勝  
之債款、(定利息云云)

軍、前往師團開  
波、鄰里盡傳、終  
務人員、未曾涉  
至此、遂力勸乃妻  
無任苦口婆心、  
兩相慰、上月卅

長計恭親、均方前日掛牌  
赴鎮江、同省會公按局第  
五分局第二分所、派警接址  
馳往海邊、當在慶樂居飯店  
將李海嵩及姜陳氏母子、  
一併雙拘獲、於前晚押解

法租界  
福

妻妻 報警所 因妻未 甘餘元 但恐未 示悔過 深願痛改 前非 警 所核供 准將陳氏 母子 當 庭交妻 領歸管束 惟據李 稱 月廿八日 被 勒喚暗殺 刑十五年

子嗣以通耗有當  
 失蹤、明知爲害  
 以事無佐、目擊  
 伊之附近、因不  
 回、被妻奪取  
 同、反原國來  
 否認佔公、而不實感  
 至南木店喚取、餘餘五  
 返、或成採辦、餘餘五  
 角未返、經手書記、餘  
 已於返前交書記、人  
 至所欠之公、願以人  
 金二十個月內扣除等語  
 所、以該署長府席公審  
 橫濱被盜  
 三月間被盜  
 桂谷發覺  
 守申、仍  
 業經至結  
 向來守結  
 部份、結  
 亦經片結

海紡織公司六家債權人

**控章榮初等賠償案**

財產不足償價而未破產  
被告爲全體董事十五人  
**庭諭聘會計師查明再核**

查該章榮初九十四號上海  
聚豐有限公司總經理  
沈雲亭鄭東來、沈  
小鏡、董慶常、吳  
承業、孫備用、王  
易公司一千四百卅八元九角  
二分、志大行四百五十八

司合洋八百九十二元一萬五千  
分、中企企業公司一萬三千  
九百五十九元三角、信成實  
業公司一千四百四十八元九角  
二分、志大行四百五十八元

許、第二座第八二  
之福、勞苦、  
有棟捕數  
軒由、賴  
莊、顏

審訊  
偵探檢  
後推開  
准其開  
訊詳情

汽車

[illegible]

花可  
露香  
紅字  
黑盒

花可露香  
紅字

海上發行所  
中西大藥房

出事處附近黃浦江支河、及黃浦出口處港底探撈、生前被水溺死、葉屍根、胡屍交其子胡樹屍交其母顧袁氏等、

娶倫路驗屍所、一特法院——結領回棺殮云、

死者如何受傷謠稱不

共租界愛多亞路六百零四號上的一秘密賭窟內，發生一樁命案，被門警老畢受人刺害，經該管老捕房中西探聞警馳往偵，則兇徒均已逃走高飛，受創者倒臥血泊之中。

老開捕房始接丹陽公電通知，謂貴已在該處派人前往移接，乃遣派探多人，費來還，今晨解送第一方法院，由捕房律師女員判處二年徒刑。

王仁海上堂證稱竊案  
行兇情形、質之被生  
據供本年臘曆正月  
者陳厚貴之兄陳明貴

所開設、專以供應茶賭之  
頭漁利爲業、騙奪之日  
王兩村人相繼至該館賭博  
同鄉人稍覺小至憐而之寶  
卒、無意間與陳發生糾葛  
卒在醫院中、護養血案、陳  
貴在醫院中、終因傷重延  
三月餘廿一日身死、據實  
驗曉上海口路十八號寶

天然旅館三百〇八號、  
因誤打一白板、  
粉、不歡而散、直至  
愛多十九日、陳即邀衆來  
毆、四時許、  
我衆將電燈搖滅、卽  
下、知府令陳尋覓其  
實不知何、錢庭長賞如  
、遂諭被告仍予退押

高院派員調查

海地方法院陳物庫、近失盜案搜之新式手槍二十  
及收音機一具、院長  
以法院陳物庫狹窄、認為  
艱駭重、連日由席席偵察  
(鍾劍豪)監督開庭偵查  
將獄員有關之陳物庫主  
持及直役員役門房等、衛  
報告請示、各情會社  
司法部據報、當由  
蘇高等法院派員調查  
已於昨晨抵海、與  
高仲英氏特派員當  
驅車赴通地各方法  
院即由該院長陪  
同查勘歷久

母女吞因異圖自殺

依殺人未遂罪起訴  
昨訊結當庭判決無罪

明瞭、靈令義務辯  
昌儀辯論一過、即  
當庭宣判、一

簡氏謀爲同死、免  
文妹妹准交文簡氏























# 國聯行政院公開會議

## 決議維持對意制裁

### 意阿爭案展至六月中旬討論

### 申請在此期內制裁不得寬弛

### 阿代表申請政府新政策

【路透社十二日內瓦電】國聯行政院今日下午舉行公開會議，討論阿比西尼亞與義大利之爭執。會議由行政院主席主持，出席者有各國代表及觀察員。會議首先討論阿比西尼亞代表之報告，報告中詳述阿比西尼亞在過去數月所遭受之痛苦，並請求國聯採取有效之制裁措施。隨後，義大利代表亦發表聲明，辯護其對阿比西尼亞之行動，並指責阿比西尼亞之挑釁行為。會議在激烈之辯論後，達成以下決議：一、維持對義大利之現行經濟制裁，不得有任何寬弛。二、將阿比西尼亞與義大利之爭執，展至六月中旬再行討論。三、在此期間，對阿比西尼亞之制裁不得停止。阿比西尼亞代表在會後發表談話，表示將繼續向國聯施壓，以爭取更有利之制裁措施。義大利代表則表示，將視國聯之行動而決定其下一步之舉動。

# 政院公開會議詳情

【哈瓦斯十三日電】國聯行政院今日下午五時在國際聯盟總部舉行公開會議，討論阿比西尼亞與義大利之爭執。會議由行政院主席主持，出席者有各國代表及觀察員。會議首先討論阿比西尼亞代表之報告，報告中詳述阿比西尼亞在過去數月所遭受之痛苦，並請求國聯採取有效之制裁措施。隨後，義大利代表亦發表聲明，辯護其對阿比西尼亞之行動，並指責阿比西尼亞之挑釁行為。會議在激烈之辯論後，達成以下決議：一、維持對義大利之現行經濟制裁，不得有任何寬弛。二、將阿比西尼亞與義大利之爭執，展至六月中旬再行討論。三、在此期間，對阿比西尼亞之制裁不得停止。阿比西尼亞代表在會後發表談話，表示將繼續向國聯施壓，以爭取更有利之制裁措施。義大利代表則表示，將視國聯之行動而決定其下一步之舉動。

# 意代表團起程返國

【路透社十二日內瓦電】義大利代表團今日下午離開內瓦，返回羅馬。代表團成員包括義大利外交部長墨索里尼、副部長及隨行人員。代表團在內瓦期間，曾與阿比西尼亞代表團舉行會談，並與國聯官員交換意見。墨索里尼在會後發表談話，表示義大利將繼續採取強硬之立場，以維護其在阿比西尼亞之利益。阿比西尼亞代表團則表示，將繼續向國聯施壓，以爭取更有利之制裁措施。

# 意國將退出國聯乎

【路透社十二日內瓦電】關於義大利是否將退出國聯之傳聞，今日在內瓦引起廣泛之關注。據悉，義大利代表團在內瓦期間，曾多次與國聯官員交換意見，並就退出國聯之可能性進行討論。然而，義大利外交部長墨索里尼在會後發表談話，表示義大利目前尚無退出國聯之意。墨索里尼強調，義大利將繼續留在國聯，並通過國聯之機制解決阿比西尼亞與義大利之爭執。此舉被視為義大利對國聯之承諾，並有助於穩定國際局勢。

# 羅卡諾諾字國會議

## 宣布無期延會

【路透社十二日內瓦電】羅卡諾諾字國會議今日下午舉行會議，討論阿比西尼亞與義大利之爭執。會議由羅卡諾諾字國會議主席主持，出席者有各國代表及觀察員。會議首先討論阿比西尼亞代表之報告，報告中詳述阿比西尼亞在過去數月所遭受之痛苦，並請求國聯採取有效之制裁措施。隨後，義大利代表亦發表聲明，辯護其對阿比西尼亞之行動，並指責阿比西尼亞之挑釁行為。會議在激烈之辯論後，達成以下決議：一、維持對義大利之現行經濟制裁，不得有任何寬弛。二、將阿比西尼亞與義大利之爭執，展至六月中旬再行討論。三、在此期間，對阿比西尼亞之制裁不得停止。阿比西尼亞代表在會後發表談話，表示將繼續向國聯施壓，以爭取更有利之制裁措施。義大利代表則表示，將視國聯之行動而決定其下一步之舉動。

# 意兼併阿國

【路透社十二日內瓦電】關於義大利是否將兼併阿比西尼亞之傳聞，今日在內瓦引起廣泛之關注。據悉，義大利代表團在內瓦期間，曾多次與國聯官員交換意見，並就兼併阿比西尼亞之可能性進行討論。然而，義大利外交部長墨索里尼在會後發表談話，表示義大利目前尚無兼併阿比西尼亞之意。墨索里尼強調，義大利將繼續留在國聯，並通過國聯之機制解決阿比西尼亞與義大利之爭執。此舉被視為義大利對國聯之承諾，並有助於穩定國際局勢。

# 對英記者談

【路透社十二日內瓦電】義大利代表團今日下午在內瓦舉行記者會，向英記者發表談話。代表團成員包括義大利外交部長墨索里尼、副部長及隨行人員。墨索里尼在談話中強調，義大利將繼續採取強硬之立場，以維護其在阿比西尼亞之利益。他指責阿比西尼亞之挑釁行為，並表示義大利將不惜採取一切必要之措施，以維護其領土完整。阿比西尼亞代表團則表示，將繼續向國聯施壓，以爭取更有利之制裁措施。

# 阿王將赴倫敦

【路透社十二日內瓦電】阿比西尼亞國王塞拉西今日下午在內瓦舉行記者會，向英記者發表談話。塞拉西在談話中強調，阿比西尼亞將繼續向國聯施壓，以爭取更有利之制裁措施。他指責義大利之挑釁行為，並表示阿比西尼亞將不惜採取一切必要之措施，以維護其領土完整。塞拉西並表示，阿比西尼亞將繼續留在國聯，並通過國聯之機制解決與義大利之爭執。此舉被視為阿比西尼亞對國聯之承諾，並有助於穩定國際局勢。

# 舉行閱兵典禮

## 意軍在阿京

【路透社十二日內瓦電】義大利代表團今日下午在內瓦舉行閱兵典禮，慶祝其在阿比西尼亞之勝利。代表團成員包括義大利外交部長墨索里尼、副部長及隨行人員。墨索里尼在典禮上發表談話，表示義大利將繼續採取強硬之立場，以維護其在阿比西尼亞之利益。他指責阿比西尼亞之挑釁行為，並表示義大利將不惜採取一切必要之措施，以維護其領土完整。阿比西尼亞代表團則表示，將繼續向國聯施壓，以爭取更有利之制裁措施。

# 意軍在阿京

【路透社十二日內瓦電】義大利代表團今日下午在內瓦舉行閱兵典禮，慶祝其在阿比西尼亞之勝利。代表團成員包括義大利外交部長墨索里尼、副部長及隨行人員。墨索里尼在典禮上發表談話，表示義大利將繼續採取強硬之立場，以維護其在阿比西尼亞之利益。他指責阿比西尼亞之挑釁行為，並表示義大利將不惜採取一切必要之措施，以維護其領土完整。阿比西尼亞代表團則表示，將繼續向國聯施壓，以爭取更有利之制裁措施。

# 舉行閱兵典禮

【路透社十二日內瓦電】義大利代表團今日下午在內瓦舉行閱兵典禮，慶祝其在阿比西尼亞之勝利。代表團成員包括義大利外交部長墨索里尼、副部長及隨行人員。墨索里尼在典禮上發表談話，表示義大利將繼續採取強硬之立場，以維護其在阿比西尼亞之利益。他指責阿比西尼亞之挑釁行為，並表示義大利將不惜採取一切必要之措施，以維護其領土完整。阿比西尼亞代表團則表示，將繼續向國聯施壓，以爭取更有利之制裁措施。

# 舉行閱兵典禮

【路透社十二日內瓦電】義大利代表團今日下午在內瓦舉行閱兵典禮，慶祝其在阿比西尼亞之勝利。代表團成員包括義大利外交部長墨索里尼、副部長及隨行人員。墨索里尼在典禮上發表談話，表示義大利將繼續採取強硬之立場，以維護其在阿比西尼亞之利益。他指責阿比西尼亞之挑釁行為，並表示義大利將不惜採取一切必要之措施，以維護其領土完整。阿比西尼亞代表團則表示，將繼續向國聯施壓，以爭取更有利之制裁措施。

# 討論日布進口問題

## 主強硬設法挽救

【路透社十二日內瓦電】國聯行政院今日下午舉行會議，討論日本進口問題。會議由行政院主席主持，出席者有各國代表及觀察員。會議首先討論日本代表之報告，報告中詳述日本在過去數月所遭受之痛苦，並請求國聯採取有效之制裁措施。隨後，各國代表亦發表聲明，辯護其對日本之行動，並指責日本之挑釁行為。會議在激烈之辯論後，達成以下決議：一、維持對日本之現行經濟制裁，不得有任何寬弛。二、將日本與國聯之爭執，展至六月中旬再行討論。三、在此期間，對日本之制裁不得停止。日本代表在會後發表談話，表示將繼續向國聯施壓，以爭取更有利之制裁措施。各國代表則表示，將視國聯之行動而決定其下一步之舉動。

# 英閣舉行例會

【路透社十二日倫敦電】英國政府今日下午在白金漢宮舉行例會，討論阿比西尼亞與義大利之爭執。會議由首相張伯倫主持，出席者有內閣成員及隨行人員。張伯倫在會後發表談話，表示英國將繼續採取強硬之立場，以維護其在阿比西尼亞之利益。他指責阿比西尼亞之挑釁行為，並表示英國將不惜採取一切必要之措施，以維護其領土完整。阿比西尼亞代表團則表示，將繼續向國聯施壓，以爭取更有利之制裁措施。

# 討論外交形勢

【路透社十二日倫敦電】英國政府今日下午在白金漢宮舉行例會，討論阿比西尼亞與義大利之爭執。會議由首相張伯倫主持，出席者有內閣成員及隨行人員。張伯倫在會後發表談話，表示英國將繼續採取強硬之立場，以維護其在阿比西尼亞之利益。他指責阿比西尼亞之挑釁行為，並表示英國將不惜採取一切必要之措施，以維護其領土完整。阿比西尼亞代表團則表示，將繼續向國聯施壓，以爭取更有利之制裁措施。

# 意併阿國與經濟制裁

【路透社十二日倫敦電】英國政府今日下午在白金漢宮舉行例會，討論阿比西尼亞與義大利之爭執。會議由首相張伯倫主持，出席者有內閣成員及隨行人員。張伯倫在會後發表談話，表示英國將繼續採取強硬之立場，以維護其在阿比西尼亞之利益。他指責阿比西尼亞之挑釁行為，並表示英國將不惜採取一切必要之措施，以維護其領土完整。阿比西尼亞代表團則表示，將繼續向國聯施壓，以爭取更有利之制裁措施。

# 意國統制經濟

## 廣徵稅制統制經濟必要

【路透社十二日羅馬電】義大利政府今日下午在羅馬舉行會議，討論統制經濟問題。會議由政府主席主持，出席者有政府成員及隨行人員。政府主席在會後發表談話，表示義大利將繼續採取強硬之立場，以維護其在阿比西尼亞之利益。他指責阿比西尼亞之挑釁行為，並表示義大利將不惜採取一切必要之措施，以維護其領土完整。阿比西尼亞代表團則表示，將繼續向國聯施壓，以爭取更有利之制裁措施。

# 西班牙

【路透社十二日馬德里電】西班牙政府今日下午在馬德里舉行會議，討論阿比西尼亞與義大利之爭執。會議由政府主席主持，出席者有政府成員及隨行人員。政府主席在會後發表談話，表示西班牙將繼續採取強硬之立場，以維護其在阿比西尼亞之利益。他指責阿比西尼亞之挑釁行為，並表示西班牙將不惜採取一切必要之措施，以維護其領土完整。阿比西尼亞代表團則表示，將繼續向國聯施壓，以爭取更有利之制裁措施。

# 奧內閣將改組

【路透社十二日維也納電】奧地利政府今日下午在維也納舉行會議，討論阿比西尼亞與義大利之爭執。會議由政府主席主持，出席者有政府成員及隨行人員。政府主席在會後發表談話，表示奧地利將繼續採取強硬之立場，以維護其在阿比西尼亞之利益。他指責阿比西尼亞之挑釁行為，並表示奧地利將不惜採取一切必要之措施，以維護其領土完整。阿比西尼亞代表團則表示，將繼續向國聯施壓，以爭取更有利之制裁措施。

# 路局斥責政府

【路透社十二日倫敦電】英國鐵路局今日下午在倫敦舉行會議，討論阿比西尼亞與義大利之爭執。會議由鐵路局主席主持，出席者有鐵路局成員及隨行人員。鐵路局主席在會後發表談話，表示英國鐵路局將繼續採取強硬之立場，以維護其在阿比西尼亞之利益。他指責阿比西尼亞之挑釁行為，並表示英國鐵路局將不惜採取一切必要之措施，以維護其領土完整。阿比西尼亞代表團則表示，將繼續向國聯施壓，以爭取更有利之制裁措施。

# 法美互惠商約詳則

## 法美四種商品開放

【路透社十二日華盛頓電】美國政府今日下午在華盛頓舉行會議，討論法美互惠商約問題。會議由政府主席主持，出席者有政府成員及隨行人員。政府主席在會後發表談話，表示美國將繼續採取強硬之立場，以維護其在阿比西尼亞之利益。他指責阿比西尼亞之挑釁行為，並表示美國將不惜採取一切必要之措施，以維護其領土完整。阿比西尼亞代表團則表示，將繼續向國聯施壓，以爭取更有利之制裁措施。

# 法美互惠商約詳則

【路透社十二日華盛頓電】美國政府今日下午在華盛頓舉行會議，討論法美互惠商約問題。會議由政府主席主持，出席者有政府成員及隨行人員。政府主席在會後發表談話，表示美國將繼續採取強硬之立場，以維護其在阿比西尼亞之利益。他指責阿比西尼亞之挑釁行為，並表示美國將不惜採取一切必要之措施，以維護其領土完整。阿比西尼亞代表團則表示，將繼續向國聯施壓，以爭取更有利之制裁措施。

# 法美互惠商約詳則

【路透社十二日華盛頓電】美國政府今日下午在華盛頓舉行會議，討論法美互惠商約問題。會議由政府主席主持，出席者有政府成員及隨行人員。政府主席在會後發表談話，表示美國將繼續採取強硬之立場，以維護其在阿比西尼亞之利益。他指責阿比西尼亞之挑釁行為，並表示美國將不惜採取一切必要之措施，以維護其領土完整。阿比西尼亞代表團則表示，將繼續向國聯施壓，以爭取更有利之制裁措施。

# 法美互惠商約詳則

【路透社十二日華盛頓電】美國政府今日下午在華盛頓舉行會議，討論法美互惠商約問題。會議由政府主席主持，出席者有政府成員及隨行人員。政府主席在會後發表談話，表示美國將繼續採取強硬之立場，以維護其在阿比西尼亞之利益。他指責阿比西尼亞之挑釁行為，並表示美國將不惜採取一切必要之措施，以維護其領土完整。阿比西尼亞代表團則表示，將繼續向國聯施壓，以爭取更有利之制裁措施。



微芒

（第廿二期）  
主編者 衛 芒 文 藝 社  
通訊處 真如暨南大學四宿舍十三號轉  
每逢星期四出版

春別  
萬野

催促春光老，  
 又把鶯聲，  
 換做新蟬問。  
 ★  
 願春知道。  
 「花事明年早。」  
 如許流年，  
 綵綵歸來好。  
 ★  
 雲收月小，  
 還把繁星抱。  
 下有幽人，  
 莞爾微微笑。

學六卷五就論撰著，我們看到橫先生的「讀者會」，顯然，在外表上，在現實的作家與讀者關係確有奉行「讀者會」，可以做到「作家得趨取讀者的種種意見，讀者得和作家當面討論，而讀者可以交換意見」。

我們都相信這是一種有效的方法，不論是在作者去書除我們私有的時期，無論在何如方面都只切地以求我們間的團結性，也唯有這水面的團結能增強我們底能和發揮我們底力；這能與力，在環境中是急切的需要，而且我們以為凡是生存在世上的每個人都應當有供給這能與力的義務；尤其社會責任的文學作家們和讀者，他們是更應當充實把他們一絲一毫的能與力集中起來，不給它任何化費，然後這能與力的培養才能堅固，這能與力能增強；而這就是我們現實環境中對現實的作家和讀者所望，作家與讀者為著要實現這環境得著著，「讀者會」的組織是有他的重要性了。

然「讀者會」的組織是有他的重要性了。

文相輕」的選習可以消滅三十年隨著文學遺傳文相輕」的選習，假如此「讀者會」是能依照所述進行，但在事實上，我們以為一個作家真能獲取一個批評家底話，在這「文人相輕」的遺毒還未清淨前，已經很不容易實現，我們最近看見因「文」的小問題，在很大的理與理上雖然不無相見，有目共賞保持自己底尊嚴，更維持自己的信譽（於是這似乎不便就立刻把自己也認為是錯誤之點來加以注意着意寬恕，於是便不情而一再而再三的論說這種類實，我們是可以看到文相輕」的很少有機會的意義去融洽溝通的，自然，作家與讀者之間，也的確的形。可是，我們如果說橫先生在解釋「讀者會」發生的原因時，他說：「……並且使讀者和讀的不但使讀者和作家的意見溝通，並且使讀者和讀的意見亦得互相交換。例如「讀者會」，就是可以此的一條路。」

此，我們覺得「文人相輕」的陋習在橫先生的眼中，除禁絕；縱使退一步講，這習遺依然存在，而進行的結果，必然的轉足以把這陋習淘汰汰無

鈴——了。耶來。我們想，假如這樣推測橫先生的意見如不錯，尤其，「讀者會」底期能較快的溝通文學界各方的聲氣，自然是有作家與讀者之間的，這是很容易達到；進一步，就是圍集著文學界底「才」與「能」，以爲應付並貫徹這非常實際的願望，也未嘗不可照價。

所以現在就只好希望橫先生把所提議的這「讀者會」再進一步的把他現實化，組織化。但，我們不是僅僅的要求形式的組織，我們是希望橫先生能够把「讀者會」底本有意義事實的表達出來。

兩夫婦

若夫

「成天地空口白舌嚼蛆，人家謀圖就圖，謀局就局！——你可是賺了眼！」

他想到這裏覺得今年自己的運氣確實太壞。

「唉——」他深深地嘆了一聲，頭搖了幾下，連忙把雙眼閉起。

近晚天陰霧漫給冷得冷語也就够受。譬如，早上起來祇不過問了他一句：

「『早起來就這模樣，到底一天到晚在外頭弄些什麼？』」

她就發上這麼一頓的大脾氣，而且以前是蠻好覺的的一個人，近來竟會變成這樣潑辣。他真覺得確實有些奇怪。

近來也間或有點風聲，到陰棚裏吹裏，譬如前天他擱上去買兩塊豆腐的時候，就會看見隔壁那個小鬼一蹣一蹣地在他前面嚷着：

「陰棚，陰棚，你家老教師班長！」

加以兩兩碰着，嘖嘖嘖嘖切切，便使他真有忍不下去。現在給他這麼一面，不發熱了肝火。

「燭！燭！」你——你——你——少——現一點子！燭——

「你——把——你——燭——燭——得——」他咬着嘴唇，睜大兩隻眼睛，用勁地使頭點動幾下。

陰鸷嫂聽得人忽然大罵起來。起初是吃了一驚，一回頭看見他那副臉色，自己也忍不住冒了火，她憤憤地在桌上擡了一拳，桌上的東西都跌到了地上，一盞小煤油燈，火焰忽地向上一跳，接着房裏就頓時昏暗起來。

「伊估（註三）你罵我格？」冷着一面站起來。

陰鸷也在床上擡了一拳，一骨碌翻起身來，牙齒齧磨磨地：

「說——罵——你——」

受着等等的，這石手眼兒也就是一面爭光，金滿堂

「一個國奇字母。」

（註二）「語」屬人語，「吃」的意思。

（註三）「仔腔」屬人語，相當上海人的「豬圈」的意思。

前夜

雲森

夕陽催進屋頂的天窗。把淡淡的光灑在地上，正是這陰暗的屋子一天一次看到陽光的時候了。

阿榮殘獨自睡在那靠牆的木板床上，斷續地抽着氣，不時發出一兩聲淒慘的打呃。模糊的淚痕佈滿了那蒼白瘦削的臉，顯示出一個大病後形容。傷心地哭了一整夜，白天又沒有沾一點水，過度的悲哀和疲憊，把她的精神的身

三樓來呢？鑽上有一家藥店，鑽上有一家藥店的人，現在想叫她去填房……

婆婆說到這裏也頓住了。她望見那乾瘦的臉上的皺紋，每一個都蓄積着深沉的悲哀。她又想到目前家裏這一切困難的情形。當然她也會想到那死去的阿榮，這許多複雜的念頭像尖針般的刺着她的內心，竭力想要忍住的眼淚，也不覺嘩嘩滾出了。

經過了婆婆幾次苦勸，她終於流着眼淚表示下了默許。但她的心裏是多麼的充滿了矛盾！她固然沒有過着苦。不知道讀書人所講的「夫死，天之道理」，然而普通沒有不起「嫁二嫁」的人她總是知道的。她不願像母親那樣的人去，最心疼的當然是她的孩子。那小小的年紀就失去了父親，現在做着母親的也將做母親了，那走了！她愛他，她去……

雙眼圓睜着眼淚，眼眶落落的陰翳，坐在階沿上背裏土牆，兩腿彎，撐起兩隻小腿，左手支着下巴，左肘擱在膝蓋上，身子似乎不時地發着抖，偶爾也扭開眼睜來看一下，但很快地又閉上去。他似乎不願意看見切的的一切的，他近來對於老婆的話，似乎有着特別容忍的天才，他儘管嗚嗚切切，他却好像沒有聽見似的。

陰翳繞着鏡子看了一陣，覺得目力比往日什麼日子都要疲憊，她拿起一瓶「雙珠牌」的花露水倒了些在手上，擦到一個口腕着舉舉高高地往裏擦。覺得很快地委實怪俗的，一個着平頭舉舉堂堂的圓臉陰了，很快地在她臉裏閃了一下。睜眼珠一斜，隨即浮現了一個微微的笑容：「倒運的，不知道他可在吳老板那裏等我！」想到這裏，臉上忽地泛起了一抹紅霞，即接着無目的地舉起筆在臉上摸了一下。

他隨手拿下了壁上掛着的竹籃，一回頭，忽然瞥見右邊角落的一隻懶腰靠上一道竹簾的小米缸，心裏忽然感到一種莫名的奇妙的不舒服。陸雨旋走前去用手掀起一看，裏面竟有一隻導線的紗線。拉起來，竟和一根銀線相像，

他到這露帳，心裏真有些惺惺的。忽然地，於是「嘩」一聲，一朵花露水瓶就很容易地滾進了牠眼裏，於是「嘩」一聲，重疊的背影，播着兩根銀色響子的圓頭，閃閃發光的小小綢夾衣，很快地在他腦子裏閃了一下，他覺得模模糊糊也還實不錯，祇不知道一天在外面究竟弄些什麼鬼。

「國子！」他嘴脣顫動了，下。

「沒有明火。」他直聳了起來，覺得這花露水準是怎麼什男男人賄給她的，這簡直就是一個禍根。

「你睡的了！」

他咬着下唇，抓起那男男子，勢地向上階上攆出去。彷彿這一下就是放倒那班男男子，出了一口惡氣似的。

「噯！」的一聲，瓶子給他懷裏滾，無數小塊，大半瓶花露水就像火花般地向四面射出去。香水洒了滿地，隨着一股濃濃的香氣從而撲來，撲進他鼻孔裏，鼻毛一動，他幾乎打了個噴嚏。於是，他頭一歪，這東西一下子就被給撞了，似乎還有點可惜，但是他走出去，要按個補救辦法似的，但香水可早已滲進了土中，祇剩下一個帶着鹹木塞的瓶頭懶洋洋地還躺在階沿下。

「木塞拾起來塞油瓶也好。」

這念頭在他腦子裏一閃，他膝下去攫着腰伸長手想把瓶拾起，但可沒有提防身子一時失了重心，一交給給

把頭一伸。攔開五指去搗她男人的臉。嘴裏嚷着：

「好！你還打人呀！打打人呀！」

陰獨把她的手一撥，伸着手去靈巧地就抓住了她頭髮，另一隻手順勢就攔腰奪了她一學。陰獨瘦身子往下一沉。

「哎喲……救命呀！……救命啊！……嘿……嘿……救命！」

她發狂似地狂叫起來，一手去搗她男人的手，另一隻手去抓他的下陰。手在陰獨腿上一觸了一下，他急忙起兩腳向後一移。

「上一躍一揚一格——格——幹（這樣）——惡——呀！」

一壁把他老婆推到牆邊去，把他的頭按到牆上去，免得咬牙切齒地作惱。

「殺人啊！……救命啊！……呢……呢……呢……」

陰獨也不作聲，祇拼命把他老婆的頭向牆上碰着，用膝蓋死死地頂着她的腿，似乎要借這一下子來出一口氣。多步所受的悶氣。

房門外來了一陣急促而錯亂的脚步聲音。

「呀喲……」

瘦長個子的甲長，穿著一件長衫，一面彎着三個大磁子，一面大步地走到房門口，後面跟着兩個

體也異常顛倒地從地上爬到了床上。那隻黑黑的光亮把牠燦燦著的眼睛也给強開了。牠蓬蓬的頭在遍遍的枕頭上動了一動。一下。灰暗的目光茫然地在這破屋裏晃了一個圈子。

看不見孩子在她的身邊。她知道這是要變換了她看慣的心把牠帶走了。但是她見孩子的心裏也是要變換心兒！現在在已經是過了一分少一點的時間了。她還不能够看一看她那最珍愛的孩子。這真像架馬車上死去還不能動。最的是她她馬上就要死去。孩子這一定可以死到她的面前。給她一個別來會。但還和死一樣可怕；和死一樣無再見兒子的時候別來看到眼前。她反而不覺得不她心疼的孩子一點，應該將將來來等死的歲月裏。永遠地在心上刻出這不可磨滅不可摧壞的傷痕，這是多麼悲慘殘酷的一回事！她真忍不住要撲撲的痛哭，這是她的淚似血一般地流盡了。她哭不出來，只有心裏痛得厲害；緊得厲害；長長地抽咽了一聲，兩顆清亮的淚珠也掛上她那深陷的眼角。

陽光在斑駁的土牆上移動着。那片薄弱的陽光在她面前亂晃。她的眼睛死死地盯到那裏。看看那一個周圍的牆往牆外爬高了。她心裏上的許多事情，也跟着搖動。在那一片微光照着的方地方，一件件地顯示着；變換着。

自從她的富家的阿榮哥在前生病死了以後，她的

不願他受那痛苦的苦難。陷落不是不可想像的悲慘的境遇。真，她得盡她的能力去保護他——這是死活都不給離開，但這種那罪惡該辦得到呢？——屈從掌權的已經有了兩個孩子，誰好了不要「拖油瓶」，而公公婆婆也要一樣地要留下他們長子傳承接代的骨血。

現在事情可算是已經定局，明天「男家」便來接人，她現在這樣是過一刻算一刻的人丁了。她不知道究竟會有怎樣可怕的事情會要降臨，她覺她眼前只是一陣不可推倒的黑暗。那裏面有無數的妖怪與魔在等待著她，隨時都可以制她的死命，她恐懼，她提聲說：她希望能夠在這裏得到發救，她忍不住大聲的哭了起來。

「怎樣啊！這樣黑也不點亮！」

這聲響把她驚醒過來，她知道已經老早黑了，要緊照著一個紙燈籠繞地向她走來，孩也在後面跟著。

一看見兒子，她的眼淚流得更多了，她一手把他拉過去撲在懷裏，就抽抽咽咽地痛哭起來，一顆顆的淚珠滾滾滴到孩子的臉上，孩子也跟著哭了。

「唉！我看你這是要放寬一點道，這都是我們前生沒有修得好，自己就了有甚麼辦法？難道我們願得你走開！要不然就嚇大個活活地等死！你這一去把我們都散了，孩子

紅「刷」的一聲，已是發出了一聲不復的一聲。木蓋響着，似乎感到一陣的侮辱，手拚命的往外一扒，

在外面，太陽的陰影忽地被驚醒過來，忙個過身子側着頭向裏面一張，他老婆正好回過身來，一眼看見陰影就沒一壯子的勇氣。

「木什怎麼西都都沒有！成天讓我在外頭走，不走你又沒有這道心！」能幹去藏一個褲襠！——哼，還要像牢頭一樣來管我！」你去買好油買好米呀！我就在房裏做小組，永世都出去！」

牆面孔板後，一閃躲過門檻，用着輕蔑的眼光向她的男人掃了一眼，覺得他頭髮蓬鬆的簡直取笑是在街上爬着向人討錢的那個叫子。

「嫁到這城裏的男人，誰是不知道前世造了什麼惡！」她心想。

他挺着腰子，帶着沉重的脚步，一手挽着竹籃，一手插進衣袋裏，頭也不回一下地離開了她的家對頭。

這裏，陰影聽着他老婆的脚步在身邊走過之後，慢慢地抬起頭來，他一眼看到那打扮粉妝作勢的模樣兒，就不禁有些兒冒火，而且如今是打打粉扮扮地動不動就往外頭逛遊一個整天，不是有走道路還有什麼？

「嘿！花露水，小羽兒——這敗家精！」

倒在地上，  
「我操——呸！」  
他驚了一跳，爬起來重重地吐了口涎沫。用手摸乾衣上的泥巴，兩手將着在膝蓋上推開兩下。  
走回房裏的時候覺得腰上和左腿有點發痛，他彎過手去背去撿了幾下。掀起左褲腳一看，膝蓋上的皮給蟲咬了一塊塊，小腿上有一塊發着癢，他用手撿着癢，一手到嘴邊去吐上幾口涎沫。往發着癢的地方一伏，順勢就撿了幾下。  
腿子已經好許多，但腰可還有點酸澀發痛。  
「鐵子！你打打份份除毒去死！」  
他暗暗地罵着，覺得假如不是把花露水放在桌上，自己就無論如何也不會跌一交的。  
他一時性起，就賭氣地把所有的米都倒到鍋裏去，一鍋濃粥，鬥氣就把一半餓通都飽吃掉。  
喝過粥後，他呆呆地坐着亂想，想了一陣，一陣陣的南風向他撲來，使他竟有些打瞌睡。他舉起手去揉眼睛，關上房門，定到東門，放下樓門，坐在床沿上兩一仰，把身子倒到床上去，剛纔的那些事在他腦子裏像地只浮現模糊起來，不久就睡穩了。  
「子兒！你——」  
他忽然醒來，他聽見他媽叫他，他耳裏只

甲長把書壓向門縫裏一張：「『嘿！陰貓，你們做什麼？』『唉呀！……呀……呀……』」他吐了一口痰：「『呀！兩個一個也不放手！……好了罷。』」婆問了，纔有些那個的！

「是呀！陰貓老板，公婆鬧得這麼傷心幹什麼！……有人附和着。

陰貓起初聽見脚步声，知道有什麼人來了，現講到這聲響，纔知道是甲長站在外面，但他可沒有手，因為他怕一鬆手就會給他老媽丟掉。他向着門看了下，把頭搖了搖幾搖，聲響顫動着。

「甲長，……噢！……是一幹子（這樣）……話！……」

「你該死吳龍！……呃……刀好……用刀更快……」

他喘着氣，特別放大喉嚨地叫着。

這時誰不知道有什麼人同了一個警察來。甲長聽到

「我勸你不要去打過去，不要半夜三更弄出人命

穿着制服的警察走過去飛起腿向門上踢了幾脚，把門踢開了，一夥人就衝進了裏面。

陰貓看了，不覺心裏一怔，抓住頭髮的手也鬆了一下

少了一得力的漢子。田裏裏的事情就甚麼都沒有人做，公公是上了年紀的人，在田塍上拔草剝草也累得氣喘；叔才十二歲，幫一點忙也不過是放放剝草，田主不許他租，他們又沒有人手再換，但租穀是總得交的；家裏雞鴨鵝得喫的，他們沒有財產，沒有積蓄，那裏能够拿得這些來？在先年本還想把田再租下去，但自己沒有手，喊零工開荒又太笨，連邊遠地口，大佃佃價負不了，少，竭盡了他們的智慧，想不出一個好的辦法，終於只好把田土頂給人家，不管租額，但也分不到利潤。他們所分到的只是許多喊零工用的三分月利的欠款。

力一家人在極端困苦艱難中度着他們的生活，盡他們有的一力量做各色各樣的工作，幫幫人家縫衣服；做針計，整天整夜的趕着，公公打草鞋去賣，婆婆織着麻席，十二歲的小叔也天天到外面去拾柴草回來做燃料。他們盡所有的力量去找到他們所說到的錢，他們也極力地節省，不讓有一個錢的浪費。

在半餛半飽中他們又過了一月，憐憫每一個人都還留着，包如架的瘦骨，維持下他們那尙待魔難的生命。苦悶的餓息裏，他們都在憧憬着個美妙的幻夢。希冀着社會食暖衣的日子給他們的運到。

當然也就移了地，阿榮在地下也會感激你的……」

婆婆在「旁旁啾啾」的申訴聲中，說到阿榮。她也禁不住打了幾個個，淚珠湧到眼邊又把它擦進去。

她沒有睡，她並不想怨公婆不對，但她也覺得這事看來未免委屈了她，雖然這也是出於萬不得已。

婆婆把桌上的清油燈給點燃了，又慢慢地走到她的床前，溫和的問她：

「你起來吃點飯罷！一天沒有沾飲了，你心裏也要放寬一點！」

「我不想吃，」她掙了掙頭，緊緊地把孩子攥在懷裏不放。像是怕敵人搶去了似的。

「那嗎你就早點睡罷！孩子還是像昨天晚上一樣的讓我帶著。」

「不！只有這一晚上，我不能離開他。」她堅決地說著，把孩子攥得更緊一點。

婆婆真無奈地走出去了，她把孩子放在自己的房子上枕着，口裏一襲呼著催眠的歌，那聲音真比抽打還要淒楚。

孩子不久就睡著了。她一個人孤零零地對着那暗淡不明的燈光出神，她想這是最末的一夜了！明天她就要離開她會經和阿榮在這裏生活過的屋子，走到那不可知的地方去。

時候會縫過一件藍布衫衫之外。從來也沒有縫過一手縫一尺的布，而他如可花這麼多的錢去剪小羽！而且還有花露水！他如想越越，終於憤憤地罵了幾句：『爛襪子！又去買了，等病好了的時候你總有一天會死在老子手裏！』

他齊聲動動着，滾滾的眼眶裏射出了憤怒的火花，他覺得總有一天會對那吵吵鬧鬧的時候。

陰陰飄飄一對老鴉之後身子有些兒熱起來了，熱到了至便頭髮裏有點發癢。他忽然覺得爛襪有些煩厭，兩手往地下一撐，想起來了，但兩隻腿子因為坐得太久的故竟有點麻痺，他身子搖了幾搖，幾乎慣了一交，他忙把左膝上撐住，他慢慢爬回到房裏去了，就朝着窗口的方向，張桌子坐了下來，有無限力地向鏡子裏照了一下，這樣便吃了一驚，因為他不知道下巴在什麼時候起竟會變得那麼老，他眉頭一皺，簡直沒有把握地假定假使再有一個一百斤的擔子準會壓不起，家，他不知道要在壓到時候纔可以回去的。病，也不知道要在什麼時候纔會死掉。

細地聽到他老婆喃喃的啞地：

「昨夜（這樣晚）去了也還點點！墨墨烏像陰間——」

捧着牠一察，發「地劃着火柴，「噫——」的一聲裏也頓時明亮起來。

「屋——（註）了」橋飯落東西也騰騰！」她憤憤地說

「好——你——就——檢——一——下——都——檢——應——得——」

陰貓聽了有些不服氣，一手掀起被門，把頭抬了一下他老婆似乎懶得再給他說話，板着面孔雙手把桌上下的東西往裏一推，拿隻抹布拭了拭下「背脊」幾男人坐着的，東西儘帶回來的鐵篋又想剪幾塊試驗。

陰貓左手支着頭，身子斜靠在枕上，看着他老婆擰着剪刀噉噉地剪布，他覺得有些兒不自在。

「又——剪——那——個——做——鞋——子——哈——」

「你管它！我——噢——總是有人格！」他鼻子一縮

陰貓早就有點疑心她準是給外頭的什麼野男人做鞋

根本就賤陰貓不起。

他老一勁兒把他一推，想跑出門去，陸續身子一歪，幾乎跌了一跤，看見他老婆向門外逃走，忙趕上去狠狼地踢了一腳，警察走過來一攔，他們倆就跪能再扭在一起。甲長似乎有點動氣，他提起嗓子惡叱着：

「喂！你們還要打！喂，你給我帶他們到局裏去！」

他一隻手指點呀點地指着陸續兩夫婦，一面回頭還看着警察。

陸續抬起手背上觸着幾行血痕，手看了一下，撇過去，兩眼向他老婆一瞪，手一揮：

「好！——呆（我）——等到——局——上——去——呀————線——子——！」

他頭低呀點的，縮着嘴唇，露出一排黃生生的牙齒，雙眼像兩顆閃着光的火星。

二五、四、二六、

（註二）「出」吾鄉土語稱女人生的生殖器曰「出」爲「之」因爲不知道這字的寫法，所以借

是債主五月的逼賬。他們的夢幻已經帶着一羣痞子般的浪人盡情吵鬧，使得他們在飢餓中都得不到一點安寧。他們的工作也常常因而停頓，以至那半飽的生活弄成挨餓了。債主也看清在這殘破像石漆凝塊的樣子，決計榨不出來了，爲了維持他債權人的利益，他暗地裏在盤算着他的意。

她看見李老五帶着領上專門做婆娘的趙三嫂來到家裏，鬼鬼祟祟地和她的婆婆商量計議着。她也看見公公和婆婆在老五定了以後，緊蹙着眉皺皺着，愁着苦臉地窺着。從那想說沒法說的表情，她已經猜度到有怎樣慘痛的事情不久會要降臨。

「命定的災星」果然無可避免；要到的事情也總會來。一天晚上了，婆婆終於嘔嘔地把他們商議着的事情對說了。她說阿榮死了，年輕輕地把他丟下。真是怨不得，事但現在家裏的情形，實在是也受不了的。與大家苦着活活地渴死。餓死；還不如早點懸梁。接着她就說出了

「你怎麼不叫聲？」

她又想到阿榮的生前。想到孩子的今後，種種的意念縈繞着，她沒有法子避免，她一想到翻過的地方就禁不住哭著，她的長夜裏她不會合上一眼眼。

靜靜地看天亮了，孩子也醒了，她把抱了起來。

在屋子裏徘徊地走着。這時她的心裏覺得很，她自己也不覺得她的腳在忙亂地不住地移動。

遠遠地忽然響起了喇叭的尖聲。接着就是喧嘩的人羣蜂擁到屋前，婆婆忙地走了進來，急促的說：

「你怎麼還不收拾孩子來……」

「呵……」她低聲叫了一聲，昏倒在地上了。

外面的人羣歡快的喧鬧着，屋子裏充滿了笑聲，只有那一堵如灰的牆看得到遺悲喜劇兩方面的扮演。